

摇摇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领导即席讲话艺术与经典案例全集 韩延起

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

(新领导艺术丛书)

陈月 苑 原 员 原 延 原 愿

I 圆领...摇 II 圆社...摇 III 圆领导人员 原口才学摇 IV 圆院类圆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圆 号

领导即席讲话艺术与经典案例全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员号摇邮编：圆 圆 圆)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摇新华书店总店经销

开本：苑 苑 伊 苑 圆毫米摇员 员 摇

圆 圆 缘年 缘月北京第 员版摇圆 圆 缘年 缘月北京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 原 册

陈月 苑 原 员 原 延 原 愿 税· 圆 苑

定价：怨 圆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编摇委摇会

主摇编：杜延起

副主编：郭摇强摇李摇辉

编委会：（排名不分先后）

摇摇摇摇齐摇崴摇高摇兵摇郭摇强摇杜延起
摇摇摇摇徐保平摇陆晓飞摇管嫣红摇张保文
摇摇摇摇齐摇冲摇李秀敏摇詹子杰摇彭鸿峰
摇摇摇摇李摇辉摇蔡亚兰摇何瑞欣摇邢群麟
摇摇摇摇朱登华摇苏亚莉摇王燕群摇李克时
摇摇摇摇于心愿摇蒙明炬

策摇划：郭摇亮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领导即席辩论案例	(录)
商鞅变法驳群臣	(录)
诸葛亮舌战群儒	(录)
周恩来雄辩新德里	(录)
毛泽东智辩莫斯科	(录)
罗斯福在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节录)	(录)
墨子雄辩息战争	(录)
晁错聪敏善辩话大义	(录)
蒯彻机辩保性命	(录)
诸葛亮能言善辩服孙权	(录)
傅玄引经据典答诘难	(录)
成淹引经据典驳狡辩	(录)
顾维钧巴黎和会展辩才	(录)
周恩来智驳宋美龄	(录)
史良不卑不亢斥敌人	(录)
毛泽东义正辞严批敌人	(录)
李先念以事实驳对手	(录)
梅汝璈妙论争座次	(录)
毛泽东妙答赫鲁晓夫	(录)
刘少奇开诚布公解决争端	(录)
马拉以雄辩折服论敌	(录)
罗伯斯庇尔妙揭谎言	(录)
拿破仑机智揭诬陷	(录)
郎宁顺势推延驳谬论	(录)

林肯法庭胜罗根	(页码)
林肯为战士遗孀打官司	(页码)
赫胥黎为进化论的精彩辩护	(页码)
安东尼力争妇女选举权	(页码)
克利曼后发制人的辩论技巧	(页码)
福特智驳律师	(页码)
丘吉尔讥讽张伯伦	(页码)
萨克斯以史为鉴说服罗斯福	(页码)
泰勒巧用激将法	(页码)
哥伦布妙驳妒忌者	(页码)
詹妮芙甘帮弱女子辩护	(页码)
斯大林妙语答挑战者	(页码)
尼克松在电视台“报账”表演	(页码)
卡耐基换个立场考虑问题	(页码)
美德和豪迈气概永远不会死亡	(页码)
为了理想,我甘愿牺牲生命	(页码)
我们是无罪的	(页码)
为美利坚的极力辩护	(页码)
被判为叛国罪的抗辩	(页码)
自由不能祈求	(页码)

第二十一章 领导即席辩论案例

商鞅变法驳群臣

秦孝公想起用商鞅变法，便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变法大计。会上孝公对群臣说：“继承君位，不能忘了巩固政权，这是国君应当遵守的原则；实施法制务必阐明国君的长处，这是臣下应有的品行。我现在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变更礼制来教育百姓。但是恐怕天下人非议。所以要大家发表意见一起来想办法。”

商鞅率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他说：“法是为爱护人民而制定的，就是为了办事而形成的。所以高明的人只要以使国家富强，就不死守旧法，只要能对人民有利，就不一定遵循旧礼。”

商鞅的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赞成，却遭到了甘龙和杜挚等人的反对。甘龙说：“不对。我听说，高明的人不改变民众的习俗来进行教化，有智之士不变更旧法而治理国家。这样，不费力就会成功，官民相安无事。现在如果不按秦国的旧制办事，改变礼制来教化人民，恐怕天下都会非议君上，愿王明察！”

商鞅立即驳斥甘龙说：“甘龙所说，不过是世俗之言。一般人总是安于旧习惯，迂腐的学者也往往沉溺于所学的学问之中。所以，这两种人做官都固守旧法，是不能和他们讨论旧法之外的事的。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称王于天下；齐桓公、晋文公等五个霸主各自的法令也都不同，却都称霸于诸侯。所以高明的人制法，而愚蠢的人只能受制于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而无能之辈只会被礼制约束。拘泥于旧礼的

人，不足与之谈论国事，客观存在制于旧法的人，不足与之讨论变革。王不必再疑虑了。”

这时，杜挚站起来给甘龙帮腔，说：“我听说，没有万倍的利益，就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新器具。还听说有这样的话：‘效法古代没有错，遵循礼制不会出偏差’。请王很好考虑！”

商鞅立即予以反驳：“前代教化人民的方法都不同，哪有什么古法可仿效？历代帝王的礼制都不相重复，又有什么礼可遵循？远古的伏羲、神农时代教育而不惩罚，后来的黄帝、尧、舜就实行惩罚了，但不滥施惩罚，及至周朝的文王、武王，都是各自根据当时的形势而立法，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来制礼。显然，礼和法是因时势的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和法令要与形势相容，各种兵器、铠甲、器械装备都要便于使用。所以我说：治理国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王、周武王都不遵循古法，一样地兴盛起来了，夏桀王、殷纣王虽然没有变更旧礼制，却也灭亡了。由此可见，不效法古代的人未必有可非议之处，遵守旧礼的人不足以多加肯定。国君不要再疑虑了！”

商鞅一阵雄辩，使甘龙杜挚的守旧论调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秦孝公的疑虑打消了，他说：“好，即使天下的人都来议论我，我也不再犹豫了！”至此，才有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

【赏析】

商鞅变法是围绕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观点来进行辩驳的，群臣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之礼不可违”与之针锋相对。这场舌战，商鞅之所以获胜，关键在于他用古代贤王法、礼皆可变的大量事实驳倒了众人，从而赢得了秦孝公的信任，真正是事实胜于雄辩。

诸葛亮舌战群儒

肃领命而去。次日至馆驿中见孔明，又嘱曰：“今见我主，切不可

言曹操兵多。”孔明笑曰：“亮自见机而行，决不有误。”肃乃引孔明至幕下。早见张昭、顾雍等一班文瑛二十余人，峨冠博带，整衣端坐。孔明逐一相见，各问姓名。施礼已毕，坐于客位。张昭等见孔明丰神飘洒，器宇轩昂，料道此人必来游说。张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东微末之士，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乐。此语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经也。”昭曰：“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以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遂答曰：“吾观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刘豫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力辞之。刘琮孺子，听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违也。先生自比管、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齐七十余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庐之中，但笑傲风月，抱膝危坐。今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时，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童蒙，亦谓彪虎生翼，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以为拂高天之云翳，仰明月之光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时也。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辅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管仲、乐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忽见怪！”孔明听罢，哑然而笑曰：“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势羸已极之时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

此。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义也。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这一篇言语，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

座上忽一人问曰：“今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骧虎视，平吞江夏，公以为何如？”孔明视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虞翻冷笑曰：“军败于当阳，计穷于夏口，区区求救于人，而犹言‘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孔明曰：“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抵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夏口，所以待时也。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曹贼者矣！”虞翻不能对。

座间又一人问曰：“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孔明视之，乃步骘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苏秦、张仪为辩士，不知苏秦、张仪亦豪杰也：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笑苏秦、张仪乎？”步骘默然无语。

忽一人问曰：“孔明以曹何如人也？”孔明视其人，乃薛综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汉贼也，又何必问？”综曰：“公言差矣。汉历传至今，天数将终。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归心。刘豫州不识天时，强欲与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孔明厉声曰：“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薛综满面羞惭，不能对答。

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屨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孔明视之，乃陆绩也。孔明笑曰：“公非袁术

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语一言：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亦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亦曹氏之贼子也。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陆绩语塞。

忽又一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孔明视其人，乃汝南程德枢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程德枢不能对。众人见孔明对答如流，尽皆失色。

时座上张温、骆统二人，又欲问难。忽一人自外而入，厉声言曰：“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难，非敬客之礼也。曹操大军临境，不思退敌之策，乃徒斗口耶！”众视其人，乃零陵人，姓黄，名盖，字公覆，现为东吴粮官。当时黄盖谓孔明曰：“愚闻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何不将金石之论为我主言之，乃与人辩论也？”孔明曰：“诸君不知世务，互相问难，不容不答耳。”于是黄盖与鲁肃引孔明入。至中门，正遇诸葛瑾，孔明施礼。瑾曰：“贤弟既到江东，如何不来见我？”孔明曰：“弟既事刘豫州，理宜先公后私。公事未毕，不敢及私。望兄见谅。”瑾曰：“贤弟见过吴侯，却来叙话。”说罢自去。

鲁肃曰：“适间所嘱，不可有误。”孔明点头应诺。引至堂上，孙权降阶而迎，优礼相待。施礼毕，赐孔明坐。众文武分两行而立。鲁肃立于孔明之侧，只看他讲话。孔明致玄德之意毕，偷眼看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说。等他问时，用言激之便了。”献茶已毕，孙权曰：“常闻鲁子敬谈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见，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无学，有辱明问。”权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必深知彼军虚实。”孔明曰：“刘豫州兵微将寡，更兼新野城小无粮，安能与曹操相持。”权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马步水军，约有一百余万。”权曰：“莫非诈乎？”孔明

曰：“非诈也。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军二十万；平了袁绍，又得五六十万；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万；今又得荆州之兵二三十万；以此计之，不下一百五十万。——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鲁肃在旁，闻言失色，以目视孔明；孔明只做不见。权曰：“曹操部下战将，还有多少？”孔明曰：“足知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何止一二千人。”权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复有远图乎？”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准备战船，不欲图江东，待取何地？”权曰：“若彼有吞并之意，战与不战，请足下为我一决。”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将军不肯听从。”权曰：“愿闻高论。”孔明曰：“向者宇内大乱，故将军起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除大难，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荆州，威震海内；纵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其不能，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权未及答。孔明又曰：“将军外托服从之名，内怀疑贰之见，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曰：“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帝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

孙权听了孔明此言，不觉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众皆嬉笑而散。鲁肃责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我主宽洪大度，不即面责。先生之言，藐视我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计，彼不问我，我故不言。”肃曰：“果有良策，肃当请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耳！但我一举手，则皆为齑粉矣！”肃闻言，便入后堂见孙权。权怒气未息，顾谓肃曰：“孔明欺吾太甚！”肃曰：“臣亦以此责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轻言，主公何不求之？”权回嗔作喜曰：“原来孔明有良策，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便同鲁肃重复出堂，再请孔明叙话。权见孔明，谢曰：“适来冒渎威严，幸勿见罪。”孔明亦谢曰：“亮自语冒犯，望乞恕罪。”权邀孔明入后堂，置酒相待。

数巡之后，权曰：“曹操平时所恶者：吕布、刘表、袁绍、袁术、豫州与孤耳。今数雄已灭，独豫州与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

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孔明曰：“豫州虽新败，然关云长犹率精兵万人；刘琦领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之。”权大悦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

【赏析】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水县南）人，刘备在当阳长坂遭到曹军袭击，兵败撤退到夏口。诸葛亮向他提议说：“事态已发展到十分紧急的时刻了，请你委派我出使东吴，去向孙权求救吧！”当时，孙权坐拥大军停留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静观曹操与刘备相斗。诸葛亮不辱使命，最后说服孙权起兵抗曹。赤壁之战，曹兵大败，而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也自此形成。真正称得上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舌强于百万雄师”了。

诸葛亮用擒贼擒王之法，首先难倒了东吴第一谋士张昭。张昭先是耻笑诸葛亮，说他自比管仲、乐毅，可自从随了刘备后，不但没有使“彪虎生翼、汉室复兴”，反而使刘备每况愈下，诸葛亮避开话头，先从他处谈起，说治兵如治病，不可一味下猛药，若是操之过急，便不得安保。既而话锋一转，讲到刘备兵力单薄的客观条件，驻军夏口只是避曹操锋芒，为权宜之计，以后自有别图。这儿他运用了弧状思辨，然后又进一步用相向思辨举了“汉高祖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的例子，来说明刘备终会东山再起。

当虞翻认为曹操兵多将广、势不可逆时，诸葛亮用了纵向的思路，指出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所以兵多而不精，不足以惧；又运用平行思辨，讲明刘备“数千仁义之师”，自不能敌“百万残暴之众，尚还待时以动，而江东兵精粮足，又拒长江天险，却想投降，必为天下耻笑”，说得虞翻无言以对。

另一位谋士陆绩说刘备不过一介织席贩屨小儿，不能成大器。诸葛亮则通过“汉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的事实来说织席贩屨不足为辱，并讥笑陆绩只有小儿见识，不再理会；对严陵向自己“治何经典”的发难，他又举出莘耕伊尹、渭子牙、张良、陈平、邓禹、耿禽未治经典却有治世奇才的例子，来说明寻章摘句，皓首穷经只是腐儒行为。这两处他又使用了相向思辨的类比方法。

多样的智辩使孔明面对众多江东饱学之士的攻诘毫无难色，对答如流，以至于江东谋士“尽皆失色”。

及至诸葛亮见到吴侯孙权时，为了说动其共同抗曹，他利用了这位诸侯举棋不定的心理，针对他顾惜身份的特点，先是采用了逆向思辨之法，极力渲染曹军势大，按反面说开去，虚张声势，并进一步激孙权应当“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但刘备却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不能屈人之下。孙权听了非常生气。诸葛亮一见时机成熟，便转逆为正，将孙刘两家的军力一一作了分析，又指出曹操已是强弩之末，孙刘占地利人和，只要两家协力，定能破曹，而后可成鼎立之势，东吴便能保无忧，孙权也不用北面称臣。运用正向思辨，陈因导果，令孙权顿开茅塞，决意一战，这才有了后来著名的火烧赤壁。

诸葛亮对孙权所采用的以退为进的激将法，便属于一个典型的往复思辨，在这个大思路下，又有其他的思辨方式相配合，因此才合情合理，有声有色，使孙权信服。在《三国演义》的这一回中，诸葛亮成功地完成了东联孙吴的使命，首功当推他雄辩的口才。简单地分析一下他辩论时所用的思路，我们不难看出，要让自己的语言无懈可击，具有说服力，除了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快捷的反应外，还得须要学会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让自己的思辨纵横交织，成为一张牢不可破的恢恢大网。

周恩来雄辩新德里

新德里，1954年10月1日晚7时15分，周恩来将举行记者招待会。

消息传出，顿时轰动了新德里的记者。

各外国领事馆及新闻台社都知道，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提议和尼赫鲁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个意见遭到了印方的拒绝。为了使各国外交使团和舆论界对中国立场有进一步的理解，周恩来才决定单方面行动。

新德里的新闻记者向来以敢于藐视权威和大人物，以尖锐的诘问和发难使别人难圆其说而引为自豪。在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是一种令人畏惧的煎熬。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一次招待会上曾被质问得面红耳赤，当场出丑。财政部长德赛竟在招待会中途被嘘下讲台。这一点各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都有耳闻。但是，令人无可争辩的是，自从周恩来跨进这座圆柱厅的第一步起，他就控制了整个会场，那些准备发难、炮轰的记者们，居然随着周恩来的一举手、一投足，语音的抑扬起伏，老老实实地聆听了 15 分钟，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演讲结束后，周恩来端起茶杯，侧身呷了一口茶，他从不正对听众喝水，事无巨细，却都能处处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这就是周恩来的魅力之所在。

周恩来转回身，清了清喉咙，说：“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座的有不少是战神鸠摩罗的子孙，准备好了炮弹轰击我。我觉得，心里有火、有气，就应该发出来，我愿意承受。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

这一下，会场居然沉静下来，出奇的静。终于，有一个留大胡子的人站起来说：“我是印度新闻托拉斯的记者，请问周恩来先生，中印边界的划分已经是十分明确的了，难道还有什么必要再进行谈判，再重新划分吗？”

周恩来耐心地回答：“如果你对中印边界的百年历史多做些研究，并且能真诚地倾听一下中国政府的呼声，我想，你是不会提出这种问题的。”

这位印度人刚坐下，身旁一位欧洲人站了起来：“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詹姆斯，总理先生口口声声要靠谈判来解决问题，请问，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你认为有什么资格和必要去讨论这东西的归属？”

周恩来严肃地说：“詹姆斯先生，在国与国的领土纠纷中，你刚才的比喻显然不十分恰当，我愿就这个比喻再做些说明，如果一个强盗夺

走了别人的东西，那么原物的主人不该向强盗讨还吗？”

詹姆斯气急败坏地说：“你……你敢说印度是强盗。”

周恩来坦然地说：“强盗，有，但不是印度，而是英国的殖民政策。中国和印度是朋友，而且应该永远是朋友。”

后排一位记者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站起来问：“总理先生，你们不打招呼，在有争议的地区擅自修了一条公路，这难道也是在表示和平、尊重和友谊吗？”

台下响起得意的嘘声、口哨声。

周恩来诚恳地答：“不错，我们是在喀喇昆仑山侧修了一条公路。这就是青藏公路，是为了改善新疆、西藏地区的交通困难状况而修筑的，其中有几段因山脉阻隔，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的一角。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领土。后来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议，我们愿意就此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如果这不算和平、尊重、友谊的话，那么印度政府越过传统的边界，在有争议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武装巡逻，不但不打招呼，而且逐步推进，动枪动炮，这又算是什么呢？如果说彼此都伤害了感情的话，我们中国也仅仅是因为一条用于和平建设的公路。”

台下的记者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周恩来的雄辩虽早有耳闻，但今日才是第一次领教。

“我是印度独立报记者托姆拉。总理先生，你不认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动枪死人的境地，完全是你们自恃大国身份，对印度横行侵犯的结果吗？”

周恩来冷峻地说：“不对。缅甸、不丹、尼泊尔都是小国，也都和我们有‘麦克马洪线’的困扰，可为什么我们能和平地达成边界协议呢？事物的逻辑并不是当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发生纠纷的时候，大国就必然是无理的、蛮横的。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印度同巴基斯坦、锡金的边界纠纷，也是大国欺侮小国吗？事实上，印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小国，她的综合国力，她的人口，她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尤其她引以骄傲的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一丝一毫也不比中国差，这怎么说得上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犯呢？”

托姆拉激怒地涨红了脸，晃动着粗短的胳膊，扯着嗓子喊：“不管

怎么说，你们是侵略者，是你们伤害了印度的感情，你们要滚出去……”

周恩来的面孔异常冷峻，语气却异乎寻常的平稳：“如果谈到伤害感情，我想反问一句，究竟是谁伤害了谁？去年我国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明知有些人背后搞鬼，我们并没有责怪，而是在采取军事行动前，电告贵政府，保证对印度侨民提供保护。达赖喇嘛逃往贵国避难，中国政府根据‘对政治犯可以给予保护’的国际惯例，予以了宽容。在边界纠纷中，中国军队没有前进一步，连例行的边界巡逻也停止了。我们伤害谁了吗？可是印度政府呢？面对领土纠纷拒不谈判，至今不断派出军队在我领土内巡逻。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去年，在我国处理自己的内政西藏问题时，各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游行，声援西藏叛乱集团。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去年 9 月，在贵国孟买，政府怂恿一批歹徒，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往肖像上抛掷变质的鸡蛋、烂西红柿和砖瓦泥块。请问，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而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

托姆拉惶急地辩解道：“那是一小部分人，绝不能代表印度政府……”

坐在周恩来身侧的外交部长陈毅猛然站了起来，抓起话筒怒不可遏地喊道：“够了，不要狡辩了，我只说一句，中国是受到损害了，中国是受到了损害了，毛泽东主席有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谓予不信，皇天可鉴。”……

大厅里的人被陈毅的话全部震慑住了，记者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苦笑着摇头，尴尬地喘气。

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陈毅不光是外交部长，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元帅。

周恩来接过话筒说：“请原谅，我的外交部长是军人出身，打了 30 多年仗，脾气不好，刚才是一时愤慨所致，并非威言恫吓。我想最后再说一句，中印两国都曾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饱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中印两国应该友好、和睦。自家的事好商量，绝不能让边界纠纷再继续扩大，以致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韦尔娜站起来，极严肃庄重地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总理先生能够坦诚相告吗？”

周恩来扬扬手说：“我想，我会尽己所能地回答你。”

“那好，据我所知，您今年已经 70 岁了，比我的父亲还要大 10 岁，可是，你为什么仍然那么年轻、俊美，像个小伙子，能回答吗？”

全场上静默有顷，猛然炸锅般爆出一阵畅快的大笑，将刚才剑拔弩张的火药味驱赶得细毫不存。

与刚才舌战群儒，大展辩才的情形相左，此时的周恩来，倒真有些腼腆了。他望了望身旁忍俊不禁的陈毅，又摊了摊两手，嗫嚅着说：“这样的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不行。”这两个字，居然是上千名记者用不同语言异口同声发出的轰鸣。

周恩来搓了搓两手，说：“好，我回答，我只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生活的……我……”

周恩来的话音未落，台下的掌声、叫好声犹如天边滚过的巨雷，上千名记者全部站起来，跺着脚，拍着巴掌，喉咙里宣泄着各种代表欢乐和赞赏的音符。

这混杂的持续长达 10 分钟的雷声里，竟然包括刚才那些曾向周恩来发难的人。

【赏析】

中印之间约有 2000 公里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在历史上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线。这条边界西段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它一直受到两国人民的尊重。1954 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背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会外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企图把 12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才使中印两国边界的传统习惯线遭到了破坏。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继续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野心，不断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蚕食中国领土，不断在边界挑起武装冲突，打死打伤我军

民，在我境内设立哨所，我国政府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

1954年10月16日，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为争取和平冒险访印。为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也为使和平解决两国的期望不致落空，周总理特意举行了这场举世瞩目的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们的发难，周总理泰然自若，运用其高超的辩术，以事实为依据，以友好交往为原则，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利益，平息了记者们的刁难，达到了良好的外交效果。

毛泽东智辩莫斯科

1954年，毛泽东率我党代表团出席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会前，中苏领导人就“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提法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有次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同进餐。赫鲁晓夫不失时机地想宣扬他的观点，但毛泽东转而与赫鲁晓夫就另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看？”

赫鲁晓夫为难地眨眨眼。他早已请人捎话到北京，表示过对这个口号的忧虑。

“毛泽东同志，我想，你们的本意可能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允许不同的学术思想争鸣……可是，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美丽的花、丑恶的花，甚至还有带毒的毒花，对于有毒的花永不能让它开。”赫鲁晓夫小而胖的手做了一个有力的掐掉的动作，“要掐死！”

“我们不掐死，留在那里做对比，做反面的教员。”

赫鲁晓夫以沉默表示反对这个口号。

毛泽东又说：“苏联报刊不发表这个口号，我们是理解的，赞成的，因为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个口号对于苏联也许是不适合的，情况不同么，都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